

通俗文学丛刊第三辑

金瓯剩

孔祥云 著

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筹备组 编

上

005930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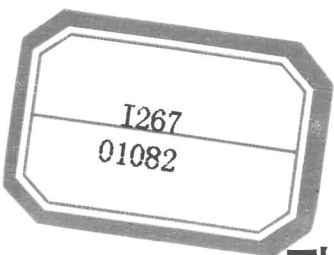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通俗军事小说



CS314874

雄 魂 策

(上)



孔祥云 著

重师大图书馆 惠存

孔祥云 赠

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筹备组编

二〇〇二年春

2003.12.5

1951年初作者在贵州剿匪前线留影



献给

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七十五周年



为纪念那些在剿匪斗争中
光荣牺牲的烈士
暨

已经作古与尚健在的战友们而作



长 子
孔令潇湘

孙 儿
孔德颖喆



次 子
孔令琳琅

长孙女
孔德聪颖



四女 孔令雪霞



三子 孔令俊僕

小孙女 孔德喆旻



老伴儿陈菊英
和
外孙儿杜显雨豪

目 录

(上册)

序 章		(1)
第一章	十八年归来	(57)
第二章	进驻独三师	(84)
第三章	钱火凤一家	(112)
第四章	学剑上青山	(142)
第五章	群魔舞翩跹	(170)
第六章	投奔解放军	(198)
第七章	就从这开刀	(228)
第八章	一群丧家犬	(256)
第九章	风雷平地起	(283)
第十章	夜探雷公寨	(312)

序 章

公元 1928 年,即农历戊辰年的正月,初三才过,贵州省湄潭这个小县城里就热闹起来。人们按照当地的习俗,在为一年一度的元宵节龙灯会做着准备。从头一年的腊月三十夜,守岁吃年夜饭起,到新一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止,这半个月的时间内,家家户户便不经营正业了。那真是店铺关门,百业歇工。除忙着贺年、拜年,上坟亮灯之外,人们就只是在家向火摆龙门阵。

有钱人家的娃儿、姑娘,都穿着新衣裳,在天井里,院坝上,大门口放火炮,踢毽子。火炮有震天响、地拱转、朝天冲、神之箭等等,比谁的放得响,冲得高,转得快,曳光长。毽子要分雪里红、猫眼白、兰草绿、五彩云之类,那是用各色鸡毛配制成的,在毽盘上都把彩色丝线来绣成梅花瓣儿、古老钱、飞蝴蝶、闹喜鹊等图案。除了赛谁踢得高,踢得多,踢得巧外,还要比谁的心灵手巧,扎的毽子色彩鲜艳,花样新颖,实在算得是一次手工艺品的大展览啊!

穷人家的孩子,虽不能打扮得上下光生,也要穿一双家做的新鞋,把补疤衣裤浆洗得干干净净,买一个戏脸壳的钱也是早准备下的,做的毽子精致得常受姐妹们的艳羡。

新年是属于孩子们的。尽管大人们度年如过关,愁得来唉声叹气,双眉不展,孩子们却是入冬就盼,盼来就欢。他们拿出三十晚上,从爹妈那里得来的压岁钱,去买糖人儿、灰面人儿。互相炫耀着孙悟空、武二郎、糖罗汉。多数的都是提着个灰笼子,一边向火,一边从荷包里摸出葵花籽、落花生、板栗子,边剥边往嘴里头塞。有的则在家里聚集着兄弟姐妹、近邻伙伴,抢“状元红”,赌压

岁钱,赌运气。

元宵节前这半个月,大人们把各种赌博场合,也公开地摆到大街上来,连县太爷都是不会下令禁止的。赌博的有抓骰摇宝、压六门、抽刘关张等,实在名目繁多,花样百出。

街上还是有几种应节的店铺例外地开着:卖香蜡纸烛的,卖火炮的,卖彩灯的,卖戏脸壳的,这些店铺不但开着,还忙得很呢。

大年里,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闲着,还有在忙的。如象那些打财神的,挑金银水的,送柴(财)的,跳花灯的,玩狮子的,踩高跷的,演蚌壳精斗渔翁的,划旱船和推车车灯的,都不是闲人。

不过,最忙的则要数耍龙灯的了。

这种龙灯,龙头用篾条扎成,糊以桑皮纸,画上彩色就成。一个龙头,通常是有方桌那样大,里头点上蜡烛,由一人双手高举。龙尾也用篾扎纸糊,只有龙身是木架,套上数丈长的,画上锦鳞的布龙皮。一条龙,至少也得十二人耍,长的二十四人,三十六人耍的也有。最长的三十六人耍的龙灯,只有江西会馆的才有。四川会馆的则只有二十四人耍,其它每条街各行业的龙灯,就更短了。

江西会馆的龙灯,在北关外的玉皇阁扎,那个龙头有四张方桌大呢。龙头龙尾除纸糊颜色画外,还要贴金。龙头的眼睛里,绑两支三节电池的电筒,要两个人才举得起。龙头一摆,两道电光就在大街上扫来扫去。龙皮不用布,用的红、黄、蓝绦子,通身安上小电泡,不点蜡烛。这条龙一上街,就象百龙之王,在街上走过,只摇头摆尾,高视阔步,光摆架子,不能舞的,也不准任何人家用火花去烧。因此,人们都称江西会馆的龙灯叫“文龙”或“龙王”。龙王天一断黑就最早出来,称为“净街”。前头是一对斗大的牌灯,上书“江西”、“会馆”四字,作为开路;接着是小鼓、唢呐,细吹细打,悠悠扬扬,缠缠绵绵,奏乐助兴;再后就是一筒接一筒的点放黄烟,那些鱼、蟹、虾、蚌,龟、蛇、鳝、鳖等成双成对的水族灯,如同驾着黄云,腾起黄浪,依次而过,列队示威;文龙在黄烟中张牙舞爪,开口吐

舌，抖须动角，横扫电目，亮出锦鳞，闪动毫光，缓缓而行，游在最后。

四川会馆的龙灯，在南关外的万寿宫里扎。这龙除了二十四节之外，全点蜡烛，龙头前面有一个彩扎的“宝”，出龙时，必须要在大锣大鼓中，火炮震响下，滚来滚去的翻舞腾跃。每家每户都可以用火花去烧。耍龙的人，全是红布包头，短裤赤身，尽管寒风刺骨，雪花飞舞，也都这样。哪里火花猛，就往哪里挤。耍龙的人，在火花、火炮的夹攻之下，舞动龙灯，腾跳飞跑，几个来回就弄得汗水淋漓；因此，耍龙的人，非要年轻体壮的汉子不可，也非要有一身软硬武功的人不可。人们叫四川会馆的龙灯做“武龙”。武龙是最受欢迎的，耍到哪里，都有扎断街的人观看。

说起火花，也分两种：一种是用土制火药，筑在三尺多长，碗口粗细的南竹筒里，用南竹板夹住，点燃引线，从竹筒口的小眼里，喷出两、三丈远的火花来；一种是用炉子化出铁水，铁瓢舀出，迎空一抛，另一个人就用薄木板，从下往上猛地一击，使铁水四散溅开。这种铁水火花，特别烧人，落在身上，立即会起一个果子小泡。耍龙的人，非得机智勇敢，心灵眼快，身体灵活不可。

初五那天，四川会馆的会首涂和尚，坐在他家开的中药铺柜台里，正吃着甜酒粑粑。他嘴里细嚼着，耳朵漫不经心的听黑八儿向他禀报。

那黑八儿俯首弯腰，讷讷地说：

“涂爷，王木匠说，前几年都是为了那笔滚地龙债，他带着徒弟们，给你老人家凑趣哄热闹，心里头不自在。今年，再不受哪个的钳制了。他们木匠行业要自出一条龙，欢欢喜喜地玩个畅快。”

涂和尚停下调羹，瞪起一对牛蛋子眼睛说：

“嗯，他欠我的债，还没有还清哪！”

黑八儿眨眨眼说：“王木匠说了，那点零头，去年年底，他带着几个徒弟，给四小姐做了两个月的全堂木器嫁奁，没有领一文工

钱，早已除清啦。”

涂和尚吞下一口甜酒粑粑，说：

“你，没跟他讲，今年我们四川会馆的龙灯，出龙收龙都要吃水八碗的大席，宵夜要摆干盘子，包谷烧酒尽喝够，彩礼还要加两倍呀？”

黑八儿脸上挤出笑纹来，说：

“讲啦，我都讲啦。可那王木匠他……”

涂和尚问：“他说哪样？”

黑八儿说：“那王木匠说，他说，老爷们不稀罕！”

“混账！”涂和尚把空碗往柜台上一撂，生气地立起身来，只吓得黑八儿弯起腰，连连向后退了几步。

涂和尚脸色变得铁青，顺手抓起白铜烟袋，又一屁股坐下，震得那把木圈椅“吱嘎”响。黑八儿赶快拎上一根纸捻子，去灰笼里点上，再对着嘴“扑扑”两口，吹燃起明火，双手递了过去。

涂和尚“咕咕”地吸着水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好个大胆的王木匠啊！”

他眯起眼睛，让两股浓烟从鼻孔里喷出去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黑八儿，到厢房里头去，对筑火花的人说，准备上二十筒掺铁砂子的。老子要叫他王木匠，认得我这锅儿才是铁打的！”

望着黑八儿退出去后，涂和尚鼻子里哼着，发出一阵阵阴毒的冷笑。

在南关外的一条巷子里，几间低矮的破瓦房门口院坝上，十几个穷木匠正在扎龙灯。

这条龙有二十四节长，已经快糊扎完了。两个老木匠正给那突出的龙眼上在贴金纸，给龙吻上粘麻丝染就的红须。给龙点睛的那个木匠五十开外，蓝布包头，身穿青布棉袄裤，脚登一双桐油浸就，麻绳纳帮，底掌铁钉的雨鞋，腰间捆一条麻布围裙。他个子

高高大大的，颌下腮边五撮短胡子，象钢针样撒开着。他，就是全县有名的王木匠。

木匠这个行业，在当地有大、小木匠之别。诸如造房起屋，架桥搭台，是为大木匠；打造家具则是小木匠。这两者一般是有明确分工的，很难得并重兼精。王木匠之所以有名，就在于他大小木匠都来得。大木匠，他是掌墨师；小木匠，他是设计师。他的本领还不止于此，他还能够给庙里雕刻鬼神像，而且雕得维妙维肖。更主要的，他是南派武术教师。湄潭县历来有武术之乡的声誉。各派武术家出得不少，后来的沙舟和尚（一个中医先生）都要尊王木匠为师兄。数百里以内，慕名来投靠拜师，向王木匠学武艺的人实在不少；王木匠因之声名大震，誉满一方，弟子也就远近皆有。

这时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双手举起两个牌灯走了过来。他长得跟王木匠差不多高大，眉清目秀，脸上稚气中带着一股英武气质。他没包帕子，露着短发，身穿一件土蓝布大棉袄，肩上、肘拐都打着补丁，脚套一对抱鸡婆棉鞋。他是王木匠的独生儿子，名叫王正。

王正举起牌灯，说：“爹爹，你看这对牌灯神不神气，压不压得过涂和尚那四川会馆的？”

王木匠直起腰来，大手在围裙上擦了几把，又抹一抹胡子，睁眼一看，只见这对高五尺，宽三尺的大牌灯，描着彩色花边，贴着金闪闪的剪纸大字，一个上是“木匠”，一个上是“行业”。他笑眯了眼，伸出大拇指说：

“神气得很嘞，你娃儿硬是有出息哪！”因为，这对牌灯是王正的杰作。

几个年轻的木匠，拍打着身上的麻丝、纸屑，也围拢来高兴地议论说：

“今年的龙灯会呀，该我们木匠显一显本事啰！”

“是的，痛痛快快玩它个够啊！那几年，帮他涂和尚耍龙灯，虽

说也得到街坊父老们的称赞，就是心里头闷气呀！”

“那几年，涂和尚靠了我们师徒的本事，争了不少面子。那狗崽的坐在茶馆里，靠在烟床上，总要大声武气地对人们夸耀个三月半年的。”一个瘦个子木匠，学着涂和尚的样儿和声调，眯起眼，笑着脸，沙起喉咙说：

“我们四川会馆的龙灯怎么样，全县第一呀！凭王木匠引领着他那帮徒弟，那一身硬功夫，耍那几套独龙夺宝、懒龙翻身、飞龙出洞、滚龙斗鳌，在十二张大方桌上啊！四、五泼铁水花，二、三十筒火药花，抵到起烧啊！就是拿到遵义府去，也没有能够比得过他们的，我敢夸这个海口，也要数第一！”

“叫他涂和尚今年又去吹嘛，我四川会馆的龙啊，武龙变成懒龙了啰。”

木匠们亮起嗓门儿，大笑起来。

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娃儿、小姑娘们也跟着笑了。

这笑声爽朗、洪亮，就象是一把火，把漫天的寒气都赶跑了。笑声中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穷木匠们，对土豪劣绅涂和尚的轻蔑、厌恶情绪。

十五岁的王正在笑过之后，揣想着十三、十四、十五那三天，木匠行业的真正武龙，在县城里大街上，迎着火花，耍出翻江倒海的特技，就在涂和尚家的中药铺子门口，把四川会馆的懒龙甩到一边，气死涂和尚的开心上头，不禁冲口而出说：

“爹爹，今年我来耍宝，配你的龙头，要得不？”

王木匠愣怔了一下：“你——？”

站在王木匠旁边的林木匠说：

“我看要得。师兄啊，是该叫娃儿们，接替我们老班子的时候了。”

王木匠眨眨眼睛，毅然地说：

“要得嘛，你娃儿就来试一试。”

“好得很啰!”年轻木匠们跳起脚,拍着手,欢喜得不得了。

王木匠说:“你们哪,只顾欢喜做哪样?龙灯也扎好了,还不把它抬进草棚里去,趁这天气清爽,练练武嘞。”

林木匠也说:“对呀,武艺要精,必须是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嘛。”

徒弟们一声答应,立即将龙灯抬进草棚去,又拿出器械,脱去棉袄,只穿着贴肉的对襟汗褙儿,就在院坝上自找对手练了起来。有单刀对棍,徒手夺枪,九节鞭破李公拐,三节棍抢护手钩……兵林邦郎,响成一片。他们个个英姿勃勃,生龙活虎,腾跳翻飞,弹蹦扫劈,处处有精神;手眼身法步,心神意念足,招招显功夫。只见刀光剑影,鞭旋拐转,真叫棍打一大片,枪扎一团火;但听风声呼呼,如同狂飙骤到,撼山摇林,恰似巨浪汹涌,折樯倾舟。

王木匠跟他的师弟,那个林木匠并肩站立一旁,抬手摸着短胡子,观赏着徒弟们的练武,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,点头赞叹不已。他待徒弟们停手收脚以后,立即喊声:“正儿。”

王正走过去,站在爹爹面前,脸不红,气不喘。

王木匠说:“把你的短剑练一练。”

王正立即提起裤脚,从绑腿里抽出两把七寸长的短剑,跳到院坝中央,拉开门户,练了起来。两把短剑就象两匹银练,上吐下吞,左撩右绕;那剑柄上的两块红绸子,犹如两朵红云,喷火射焰,燎眼迷睛。木匠们全都看得连声叫好。

王正收住剑说:“爹爹,可惜这两把剑是镢铁片做的,好看不能用。要是有两把纯钢打造的真剑,那就好了。”

王木匠摇着头说:“娃儿嘞,你这阵还小,有了真剑会惹祸的。等你长大懂事以后,爹爹去给你打造两把真剑就是啰。”

一晃就到元宵节了。三天的龙灯会,十三、十四两天,并不怎样精采,要到十五那天元宵正节,龙灯才有看头。

看吧，四乡八场的庄稼人，不等天黑就拖儿带女，成群结伙地涌进县城里来。街上早已灯火通明，除了每家每户门前，都吊一盏方形的檐灯之外，有的人家还在大门两旁，挂出两盏宫灯或鳌鱼灯。堂屋里在供着“天地君亲师位”或“某氏族中历代高曾祖父神位”的家祖香火龛上，高烧着一对大红蜡烛，堂屋正中吊一盏走马灯，照得满屋明光亮堂。有钱的人家都摆阔卖富。如象商店、铺户、财主、官绅家的大门口，都摆上两张方桌，桌上是茶水、点心、卷烟，还特意用漆盘装着鸦片烟泡子，有绿豆大小，黑黝黝、亮闪闪一颗颗的。这是给耍龙灯的人准备着，在耍龙疲累之后，随意吞下几颗提神的。方桌旁则备有大箩筐装着的竹筒火花，或烧得明旺旺的化铁炉子。三、四个壮汉叉手侍立着，单等龙灯一到，就动手烧花。

十五的龙灯，连由四乡八场来的，总数不下百条。天一断黑，就把南关、北关两头街口堵得死死的。锣鼓齐响，火炮山鸣，人声鼎沸，灯火辉煌。

前几天下的一场雪，还没有化尽，瓦房顶上，仍露着黑一块，白一块的斑痕，屋檐上时不时还掉下来两点化雪的水滴，泥泞的街面，却已被激增的行人践踏干净。可是，那刺骨的寒风，还时紧时慢地刮着，一刻也没有停歇过。俗话说：落雪没有化雪冷。这样的天气，要在平常日子，特别是夜晚，很少有人愿意离开火盆，上街来溜达的。但今晚不同，尽管人们穿着单薄的衣裤，两手在袖筒里笼着，或是在长衫下拎着个灰笼，脸白嘴乌，缩起颈子，口里吐着团团白气，仍然没有一个能在家里呆得住的。看耍龙灯，这是一年里难得的一次机会呀！谁不出来饱饱眼福呢？

江西会馆的“文龙”，摇摇摆摆地过来了；一群大娃细崽，前后簇拥着。

四川会馆的“武龙”，由于涂和尚想方设法，找的一批闲汉，都是大烟鬼，他们扛起龙灯，趾高气扬，装模作样，“耍”过来了。才

经过两家铺面，几筒火花一烧，就垮得不成样子。因为他们怕冷，不敢脱衣赤膊，火花从颈上滚进背心里去，个个被烫得哎哟连天，叫苦不迭。这些人本就没有什么能耐，硬顶着舞了两下子，便都张起嘴巴出粗气。一个闲汉带头，二十几个人，都只顾去方桌上抓东西吃，哪里还顾得耍龙呢？通街走过，都抓一路吃一路，引得看热闹的人们，尽都起哄地喊：

“懒龙来啦！馋嘴龙来啦！看嘞，烟龙瘾发登堂啰！”

黑八儿是“武龙”的管事，喊不听，止不住，没了办法，只得气急败坏地跑去向他的主子禀报。涂和尚只气得摔烟袋，砸茶碗，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木匠行业的龙灯，由王木匠领着，等那各街道各行业，四乡八场的龙灯过完之后，这才一声唢哨，行动起来。

王木匠叫点燃三尊地炮，只听“轰！轰！轰！”响过，大锣大鼓便急风暴雨般敲打来了。两串拴在长竹竿上的火炮，也同时“劈哩哩叭啦——轰”地欢蹦乱跳炸响着。木匠行业的牌灯作先导，对对水族灯分两排，紧跟着行进，后面才是龙灯。

小王正把披在肩上的破棉袄，扔给一旁的林木匠，双手将“宝”一抡，那六尺长木棍上，铁爪中的“宝”，就的溜溜地转了起来。跟着，王木匠把龙头一举，真正的武龙就进街了。这条龙一路翻滚，耍着各种特技，沿街挨家挨户，迎着火花，玩得好不畅快。

小王正是第一次耍宝，他比谁都心里头欢畅。过去，他是要龙尾的，那一点也不费力，还要人家拖着走呢。耍宝可不一样，宝是真正的领头，要一路翻着跟斗，把宝抡得飞转，做出各种优美的身段，如象“哪吒探海”、“犀牛望月”、“蜻蜓点水”、“鲤鱼跳龙门”等。整条龙灯耍耍的各种特技，都得由宝来指挥，宝导龙行，龙随宝变。过去耍宝，一直是林木匠担任的。

看的人越多，喝采声越响，王正越卖力。争强好胜是年轻人的特性，他把浑身的招数都使出来了。他一边翻腾跳跃，一边打着尖